



王 喆

寂 生

“今天我可以請假提前下班麼？”K小心翼翼地問。

胖子老闆從電腦螢幕後抬起頭，露出一雙圓圓的小眼睛，眉頭一皺，“有請假的理由嗎？”

K臉微微一紅，“嗯，今天要搬去……男友家。”

“之前沒聽說你有男友啊。”

K的臉更紅了，“幾天前才確定關係的。其實……是政府通知說，城裡用地緊張，我一個人占兩室一廳的房太……奢侈了，房子要收回，讓我搬出去和人住……”K的聲音越來越小，只想死死咬住嘴唇。

胖子老闆“哦……”了一聲，“你儘量把自己份內的工作完成就提前走吧。”然後頭又埋到了電腦螢幕後。K不知胖子老闆是否真明白了整個緣由，但在她走出辦公室輕輕關上門時，聽得老闆歎道：“用地緊張……唉，這城太小了。”

這城是太小了，小到連一間老掉牙的雜貨店都容納不下。

K的父親老K曾有一間小小的雜貨店，就蝸於他們住的那棟老樓房第一樓的樓梯之下，掙著微薄的收入。樓梯和門牆形成一個局促的斜三角，老K自己動手做了一些靠牆的木架子，地上堆些白米，架上擺著大瓶的油鹽醬醋酒和牛奶，一些煙，還有一些速食面，倒也簡單。再在門口牽一條繩子，掛上幾長袋的捲筒衛生紙，未曾礙著人們的惠顧，因為他們從來不會進到店裡去，只是隔著那幾長袋衛生紙，沖著K的父親嚷嚷：“老K啊，來條雙喜。”或者“老K啊，打瓶醬油。”來此惠顧的基本都是樓裡的住戶，K小時候放學回來一般就窩在雜貨店裡做功課，聽著吧嗒吧嗒的涼拖聲沿著頭頂的樓梯傾斜著傳來，就知道有人要來買東

西了。

那時，K還在雜貨店裡養了一隻雪白的貓。其實那隻貓也不算是她養的，它似乎比K他們的到來還要早，早已潛藏在樓梯下的角落裡，靜待一間雜貨店的生成。K喚它作米爾克，她在上學之前把早餐牛奶統統留給它，因為她一點也不愛喝牛奶。老K似乎沒來得及發現這件事，米爾克總是很快就喝光了牛奶，啞吧啞吧嘴，眯著藍綠眼睛目送K上學去。

不喝牛奶似乎並沒有影響到K的成長發育。在K迅速拔高的青春期中，周身的一切都在變老。老樓房還在持續變老，來買東西的人也越來越老，他們的腰越來越彎，K不再聽到吧嗒吧嗒的涼拖聲，而是一頓一頓的拐杖拄地聲。老K不僅老了，還縮小了，他不再抱怨樓梯下的空間太狹促，反而越來越難夠到貨架最上層的生油。那些木質的貨架大多已經開裂，有時發出吱吱呀呀的扭動聲。開裂處被老K用白紙糊了又糊，那些疊得厚厚的白紙又慢慢轉為黃褐，乍一看，還以為雜貨店也開始經營古書生意了。

K想，也許就當父親站在凳子上將生油壘上去時，貨架齊齊倒塌壓住了他。K得到通知匆忙從學校趕回雜貨店時，一切都已經很乾淨了，沒有父親，沒有血跡，只有空氣中混雜的油醬醋酒奶的味道。K一聞到這種氣味就猛烈地嘔吐起來，卻吐不出什麼。她踉蹌地去扶牆，低頭才看到米爾克的屍體也躺在樓梯旁，它似乎不是被壓死的，不見任何血跡和傷口，只是死去了。一條安安靜靜的雪白，竟似乎還在軟軟地舒展著。K嘔吐得更厲害了。

之後的事K記不起來。父親縮起了身子，藏在了某個小盒子裡。她突然想起，母親似乎也是這樣消失的。在她六歲的時候，她母親突然昏倒，被送進了醫院。她的臉越來越白，白得仿佛要溶入病床的床單，溶入四周的牆壁。然後有一天她對來探望的K說要去洗手間，卻在醫院迷了路，再也沒有回來。很久以後，當K在電影裡看到有人死去時，仍會噁心嘔吐。然而電影裡死去的

人越來越多，新聞裡也是，地震，火災，車禍，墜機，戰爭，病毒，兇殺，自殺，已經分不大清楚哪些是在電影裡發生哪些是新聞裡發生的了。總而言之，K不再去電影院，不再開電視，避開一切關於死亡的敘述，她的家也因此變得過度安靜，K不和人說話，也沒人和K說話，她只是掛了一牆的自言自語，當風吹進屋子裡，紙頁便翻飛起來，好似一片波濤湧動的奶白水面，然而泛起的終究是冷清。

冷清如K家雜貨店的消失。K交不起學費，從學校退了學，守著只有自己一人的空家，總覺得有股冷風颼颼地往屋裡鑽，手腳冰冷，就鑽進了衣櫥，開了燈，在那裡待一個小時，一個下午，甚至一天。很多小報寫“最後一家雜貨店的倒閉”，跑來採訪K，把她從衣櫥裡拽出來，劈裡啪啦問了很多問題，甚至還問到了米爾克。K只是靠牆蹲著垂著眼不說話，有點手足無措。記者們也不管，又一窩蜂跑下樓胡亂拍了些相片，也心滿意足地離開了。樓裡的老人們拄著拐杖來到屋門口，探頭探腦，以示慰問和對雜貨店消失的惋惜。K知道這些上了年紀的顧客其實早就不喜歡雜貨店了。他們不喜歡破損的東西，有裂縫的貨架會讓他們想起自己乾癟的身體和無能的性器。但對於城裡那麼多雨後春筍般建起的超市們，他們也不喜歡，那種光鮮是輕浮的沒有歷史的，配不上他們這麼經歷豐富的人。那些超市一年四季都在狂歡，年輕的顧客每天都給它注入不一樣的熱情，超市也需要年輕的售貨員。K現在的超市老闆，那個不苟言笑的胖子，當初讀了關於雜貨店的報導，打電話問她，要不要來超市做貨物清點員，“你自己看著辦吧。”他說。K想了想，沒想太清楚，便開始在那家叫超級超級市場的超市上班。

K迅速清點完貨架上的牛奶盒數，算是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她換下工作服，往家趕，希望能在男友L來接她之前，洗個澡，揀條裙子換上，也算是入住新家前有個正式的準備。K之前的生活一向緩慢，還未曾如此緊張過。清冷歸清冷，K是喜歡一個人住在這屋裡的。下班後她仍常常縮在衣櫥裡，混混沌沌地睡去，

在夢裡自言自語。為了更溫暖一些，她用工資買了很多裙子，各種顏色，只是掛在衣櫥裡並不穿出門去。衣櫥裡有新衣裙的纖維味道，一絲一絲的，有點兒甜。K知道，紅裙的氣味和綠裙的氣味，是很不一樣的，紅甜得有點膩，綠會帶點薄荷味兒，而黑裙又有不同的氣味，大概有點像龜苓膏的味道。

這城是太小了，小到政府急著出台新規定，督促所有的單身青年儘快組成家庭，讓兩個家成一個家，以此節約土地。K啪啪地跑進屋，哐地拉開衣櫥的門，不知為何，那些衣裙唰啦一聲全都從衣架上掉下來，軟趴趴地臥成了一堆，蕩起一點點甜味兒，可惜很快消失在了空氣的小塵埃中。K木木的，如同見到又一個貨架的倒塌，又造一方廢墟。她想不清楚她不捨的是那些，要帶走的是哪些，帶不走的是哪些。米爾克是帶不走的，K一直認為米爾克和她一起生活在這間屋裡，朝夕相處。是真的，K篤定地強調。似乎是牛奶再次召回米爾克。她在超市主要負責牛奶的貨架，不知為何有時到月末清倉時總會多出幾箱牛奶，胖子老闆說你可以帶回家自己喝。K不知如何拒絕，背回家後倒了一杯，聞聞還是不愛喝，就放下了，卻發現杯裡的牛奶很快下降沒有了。牛奶消失了。K在空氣中一陣亂摸亂抓，沒有觸到任何東西。K恍然想起米爾克，一定是它又跑來喝光了所有的牛奶。從此，她總是很樂意將多出的牛奶背回家，每天盛出一些餵看不見的米爾克喝。她和米爾克說話，也在夢中自言自語，偶爾寫下來，漸漸貼了一牆。

如何把看不見摸不著的米爾克帶走呢？K有些急了。她沮喪地想到，其實自從接到必須要離開這裡的通知後，K為米爾克準備的牛奶就一直再沒動靜，無論K如何盯著牛奶看，它都沒下降，沒消失，連一條波紋都沒有。米爾克提前離家出走了？還是它只是不喝牛奶了？或者……不管怎樣，K知道自己早已離不開米爾克。她們之間不存在形，不存在言，不存在生死。從米爾克窩在雜貨店裡起到現在，它一直是K的觀察物，K眼睛的關注點。K運轉得那麼慢，她總是要專心地凝視觀察，經過很多時間

才清楚自己的看法。當她熟知了雜貨店裡的米爾克白毛下的秘密時，她看到一個秘密再生長的屍體；當她熟知了無形無聲的米爾克的生活規律時——比如它每兩個鐘頭會去次洗手間，總會無一例外地踏入洗手間裡一個常年積水的小凹坑，濺起一朵小水花幽微的聲響——米爾克收起了一切的蛛絲馬跡，仿佛徹底消失了。

手機突然響起，K嚇了一跳。

“你準備好出發了嗎？”

是L。

“正在準備。”K掀起一件件衣服，亂糟糟的，她整個人都快栽到了衣服堆裡。

“我在你樓下等你。”

L在等她。有人在等她，這讓K非常心慌。她好不容易拎出件衣服比在身上，衣服卻不合作，怎麼搭怎麼不順眼。她買了那麼多衣裙，卻沒有一件是為穿而存在的。她狠狠地將衣服擲向牆壁，倏忽間覺得拋擲了一個人，那人撞到牆角，失去了神智，軟塌塌地倚著牆倒了下去。

K是被發現的，但她從來沒有等著被發現，不像超市貨架上那零零總總的牛奶。K剛將它們從貨倉裡推出，擺上架時，它們總是探頭探腦的，打望著四周，覺得周遭的一切都很新奇。然而它們的保鮮期實在太短了——為了擴大內需，政府縮短了貨品的生命，新生產的貨品不再像老K雜貨店裡曾賣的那些貨品，能安心地在貨架上多待很久——沒過多久，它們就開始蠢蠢欲動，內裡呱噪不安，盡可能的挺起胸膛，希望能被顧客發現，儘早買走。很多牛奶將胸膛挺得過高，一不小心，失去重心，就從貨架上摔了下來。於是K一直在擺放貨品，把它們撿起來，重新上架；袋裝的還好，而那些瓶裝的牛奶，一旦摔下來，只好被清掃乾淨，粉身碎骨地進了垃圾箱。

K一三五做上架的工作，二四六做推銷的工作。推銷牛奶的工作有時很快就能做完，如果正好那天L來超市購物。也許K就

是在推銷牛奶時被L發現的。K不是一個很積極的推銷員，她沒有戴上牛奶廠商提供的奶牛面具，其他的推銷員都戴上了千奇百怪的面具，令超市像一個化妝舞會，碰到挑三揀四卻根本不買任何東西的顧客，他們還可在面具裡做誰也看不見的鬼臉。K的臉總是那麼蒼白，倒很像是牛奶的顏色。她面無表情地站在那裡，也不說話。她經常看見男人和女人在超市里邂逅，男人把自己的血滴進一瓶可樂，遞給女人，女人仰頭喝了，如果眼睛變濕，流下眼淚，她便成為他心愛的。他們一起將空蕩蕩的推車裝滿，我往你的推車裡放一卷衛生紙，你往我的推車裡放一袋麵包，然後齊齊推著推車，捏著長長的小票，手挽手地走出了超市。千篇一律。K守著一堆牛奶，舉著試喝牛奶的小杯子，幾乎要睡著了，世界一眨一眨地朦朧著。L也許就在這樣的時刻發現了K。他拎著空籃子，直直地朝K走來，沒有說話，放下籃子，扛起那幾箱牛奶，轉身搖搖擺擺地走出了超市。他買下了當天K推銷的所有牛奶。K最初有點詫異，原來世界上有人需要喝這麼多的牛奶。她開始能辨認出這個男人，這個高高瘦瘦，穿著嚴謹的西服，頭髮一絲不亂，卻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男人——是啊，那副眼鏡相對於他的臉來說，真是太大了。更特別的是，他的頭上有一團灰色，不濃不淡，但非常頑固。她知道，每次他來超市都會買下她所推銷的牛奶，由是她得以提早下班，鑽回衣櫥，不禁也有些感謝他。

K甩手關上門，踩著未曾穿過的高跟鞋，噠噠地跑下樓梯，不小心還扭了一下，差點跌倒。L果然在樓下等他，站在車旁，高高瘦瘦，穿著嚴謹的西服，頭髮一絲不亂，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頂著那團不濃不淡的灰色。

“沒有要搬去我家的東西麼？”

“沒什麼特別需要搬的。”

K仍覺得她穿了一身不合適的衣裙，上了車，開往L家。她決定不回看自己的房子，一眼也不看，將嘴唇咬得死死的，不一會兒又覺得有些開始犯睏了。那一牆的自言自語終將在陌生人的

眼裡安靜下來。

很巧的，就在K收到政府通知的那一天，L一如既往直直地朝她走了過來，卻在她舉著的牛奶杯裡滴入了自己的血液。他突然對她說了那麼多話，說他是誰說他有怎樣的身世有怎樣的過往有怎樣的境況有怎樣的未來，也描述她蒼白的面容泛著淡淡的光暈如何吸引了他令他竟說了這麼多話。K愣愣地舉著牛奶杯，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看著他終於停止述說，又扛走了全部的牛奶。第二天，L又來了，像是後悔了似的，他的話變得簡潔幹練，如他那熨燙得筆挺的西服。

“我們一起生活吧。”

“生活”這個詞真龐大，貨架上的一排牛奶經不住這一嚇，紛紛跌下地。空氣中洋溢起一漾一漾的奶香，K的胃有點異樣的反應，似乎是嘔吐的前兆，她匆忙點點頭，捂著嘴轉身就跑去了洗手間。並不是嘔吐，K用冷水洗了洗臉，看著鏡中，想起L絮叨的話，自己蒼白的面容怎麼可能泛起光暈呢？她眨眨眼睛，卻在鏡中看見米爾克蜷在洗臉台上，懶洋洋地用藍眼睛打量了她一眼，又閉上了眼睛。她一驚，再扭頭看看洗臉台，沒有米爾克。

沒用太長的時間，下車，乘電梯上樓，穿過一條暗暗的走廊，他們到了L家的門前。鐵門旁裝著寶藍街23號，對門卻已經到了占波街16號，中間隔的只是那條狹窄的過道而已，而斜對面的地址，又是不一樣的街了。樓裡似乎空無一人。L家的鐵門上灰塵很厚，L拉開鐵門時，那些灰塵便暗暗地緩緩地在空氣裡動一下，又很快沉下去了。門杆上還掛著超市裡下雨天會派送的長柄雨傘，整整一排，基本上都一個樣式，黑色的手柄，綠色的傘面，卻印著不同超市的廣告，最多的大概要數超級超級市場的了。

L的父母已在家中，正陷在沙發裡聚精會神地收看電視節目。房間裡也很暗，只有電視機的光，沒有新鮮的空氣，以致傢俱木頭的氣味更濃重，比老K雜貨店裡那一絲絲的木頭味可要濃重得多，令K覺得這個房間註定會被一把火給燒光，那時就一定

會明亮溫暖起來。聽到L說“這是K”時，L的母親才抬起頭來，上下打量著K，終於掙扎著從凹陷的沙發裡站起來，又湊近來看。K覺得這位老母親臉上失望的皺紋更深了，趕忙說：“伯母好。”“噯，好。我去做晚飯啦。”她捫捫梳得一絲不苟的灰白頭髮，步伐那麼穩健，走去了廚房。

“伯父好。”K又向L的父親打招呼。深陷在巨大的綠色沙發裡的L父親，顯得那麼瘦小。他微微側了一下臉，K仍看不清楚他的樣子，他的臉一直隨著電視機畫面而改變著顏色，有時映著藍色，有時是紅色，還有時是一團雜亂，更加分辨不清。聽見電視劇中的女主角尖叫著說：“我愛你，不准你喜歡別的女人，不然我做鬼也不放過你。”L的父親嘎的一聲笑了起來。他的笑聲那麼沙啞，把空氣中的木頭味磨碎成了木屑。

K早已不習慣電視機，電視劇裡哇呀哇呀的對話聲讓她有些不安，雖然那些台詞現在也經常可以在生活中聽到。K知道以前人們並不是這樣說話的，電視劇中的人物一步一步誇大人們的日常對話，他們聲嘶力竭地用著一些特別尖銳的詞，一些特別極端的修辭，擲地有聲。後來，人們不知不覺也學會了像電視劇中的人物那樣說話，那些曾聽著彳亍的台詞成了自然而然的日常對話，人們熟練地操用著它們，已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K隨著L去了他的房間，他的房間也沒有新鮮空氣，只是充滿了濃稠的酸牛奶味，但簡單整潔，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L的床很大，一床被子，兩個枕頭。L坐在床邊，沉身稍稍用力壓壓床，便一顛一顛地上下彈了起來。“昨天剛買的新床。”K坐了上去，也一顛一顛地上下彈了起來，還有彈簧噠呀噠呀的聲音。K想，這才算是一個正常的家吧，有床，有電視，有傢俱的氣味，有各種聲音，而不該像她曾住過的房間，除了衣櫥和米爾克，空無一物。她也是身無一物地來到這裡，其實現在仍是空的，除了先呼吸了太多的木頭味，現在又吸入了太多的牛奶味，且上下顛彈過久，讓她有些微微眩暈。

L的母親進來叫他們出去吃飯時，他們仍一致地坐在床沿，

上上下下的彈動，慣性那麼強大。晚餐很豐盛，一大桌子的菜騰騰地冒著熱氣。L的父親也終於離開了電視機，一家人圍著桌子坐下，K從未和這麼多人一起吃過飯。L的母親直直地看著K，往她碗裡夾了很多菜，害羞的K不停地說：“謝謝，不用了，謝謝。”無效，只好端起碗，一點一點離開L母親的勢力範圍，最後幾乎都想端著碗逃離飯桌。L的母親筷子終於夠不到她的碗，一片五花肉從碗裡掉在了地上，夾菜的瘋狂過程終於停了下來。然後L的母親又給L夾了很多菜，然後是L的父親，都是滿滿的一碗，最後是她自己，卻只是一點點，剛剛蓋住碗底。K的胃是空的，但那些食物仍在排斥她，就像無論如何，K也不覺得她空蕩蕩的身體可以裝入一張床一張沙發一張書桌一台電視機一樣，大概也不可能被它們裝入。L的母親很快吃完了，直直地看著K，一句一句問她，曾住在哪裡，做什麼工作，父母是做什麼的，家裡還有些什麼人。當聽說K父母早已過世時，L的母親高聲“哦”了一聲，聽不出是表示遺憾還是驚奇，她又往K的碗裡夾了一根芥蘭。K忍不住想告訴她，她並沒有那麼孤零，她有米爾克的陪伴，但轉念覺得僅憑語言是無法說清楚那樣一隻無形的貓的，何況現在米爾克也不陪著她了呀。沒有人會相信，不用經過合謀，他們大概都會一致地勸她相信那是不存在的，不真實的幻像。

L的母親得到那些回答，心滿意足地先離開了餐桌。K守著那一碗飯菜，覺得自己肯定是吃不下了，看看L還在慢慢吃，或者說，非常嚴謹地在吃。他把所有的菜都用刀子一點一點地劃碎，然後才送進嘴裡去，慢慢地咀嚼，再咽下。吞咽的那一刻，突出的喉結明顯地上下移動著，有時是誘人的。K再轉頭看看身邊，發現L的父親不知什麼時候，早已吃完了他的那碗飯菜，那曾是座小山一般的飯菜啊，現在碗卻乾淨得如同什麼都沒盛放過，什麼都沒發生過。L的父親也正眼巴巴地看著K。K一驚，難道他還想吃？她試著往他的碗裡夾進一些菜，他低頭捧起碗，呼啦呼啦很快就吃完了，簡直是一眨眼的事情，然後又放下碗眼巴

巴地看著K。於是K又往他的碗裡撥了半座小山，又是一眨眼，碗又空了，他進食的聲音是那麼的大，也許K之前太緊張地去回答L的母親的所拋來的問題了，竟沒聽到這麼大的聲響。K索性把自己的碗推到了L的父親的面前。他吃了那麼多，可是那麼瘦小，他枯枝般的手指把住碗，死死地用著力。K突然想起老鼠，在小學的自然課上，老師說起老鼠一生從不停止進食，它們的前齒生長得那麼快，必須經常咀嚼食物，否則會因前齒生長過長無法進食繼而餓死。她打了一個寒顫，有些莫名的恐懼，趕緊把桌上還有的食物都倒進了L父親的碗裡。食物全部被消滅後，他終於打了一個長長的嗝，那食物混雜的氣味讓K又噁心反胃起來，還好她幾乎沒吃什麼。他離開了餐桌，又回到了電視機前，臉又隨著電視機螢幕的顏色變幻莫測起來。

K等L吃完，自覺地收拾起桌子，將碗筷送進廚房，正準備找出洗滌劑來清洗它們，L的母親又邁著穩健的步子走進廚房阻止了K。

“以後你洗碗筷的時候還長著呢，不急著這會兒洗。”

她又看了K一眼，“最重要的事，是把房間打掃得一塵不染。”

K只好愣愣地站在一旁，看L的母親飛快洗完所有的碗筷，白色泡沫飛濺，突然覺得自己也許是不會洗碗筷的。以後洗碗的時候還長著呢……真要命。廚房正對著隔壁鄰居的廚房，那家也有一個中年婦女在飛快地洗著碗筷，白色泡沫飛濺到了這邊的廚房。中年婦女看著K笑了一下，一邊洗刷刷，一邊沖著L的母親說：“待會兒過來搓牌啊。”L的母親答應了，將碗筷洗得更起勁了，回頭和K說，“你先去L的房間坐著吧，我還有禮物給你們。”

K又和L一起並排坐在了那張大床上，L的母親捧來兩個盒子，遞到他們面前：“送給你們的睡衣，換上吧，早些睡。我先去搓牌了。”K打開盒子，裡面躺著一條大紅色的絲質睡裙，絲有些劣質，摸上去並不是很舒服，滋手；紅得也不那麼純正，

像是喜慶時掛上的紅燈籠，卻由於掛了太久，沾上了一點點的黑霉，一點點的灰塵。更讓K緊張的是它那幾近透明的質地，細帶，低胸。K往身上比了比，覺得臉也燒紅起來，有些發燙，回頭看看L，他還沒打開盒子，但眼神鼓勵地看著她。K只好除下自己的衣裙，放在一邊，換上了這件禮物。L也換上了新睡衣，一件藍色棉底，佈滿了米老鼠的卡通睡衣，L似乎有些不滿，扯扯衣擺：“怎麼還是米老鼠。”K趕緊鑽進了被子裡，一心只想遮住身體，她似乎改不了藏西躲東的嗜好，小至襪子餅乾，大至身在何方。L也躺在了床上，床很大，他們分得很開，不知什麼時候，L就睡著了，床那邊傳出有節奏的鼾聲。房門並沒有關緊，透出一線客廳裡電視變幻的光，伴隨著隱隱的聲音和L父親嘎嘎的笑聲。K不安份地翻動著身子，左邊蜷起身躺一下，仰著躺一下，又滾到了右邊，然後又覺得還是趴著好，如此迷迷糊糊地折騰著，床開始彈動起來，又聽得噦呀噦呀的彈簧聲，不知過了多久，只覺得難熬。有時隱隱約約覺得身邊躺了一隻巨大的米老鼠，一動不動，卻在不停地膨脹，幾乎要侵略過來。K終於從床邊滾了下來，一聲悶響，摔疼了手肘和膝蓋，睡裙一點都無法保護她的皮膚，反而增加了摩擦幽幽的刺痛。她“唷”的小聲叫喚了一聲，然而L還是沒醒，鼾聲依舊，連節奏都沒有變化。她爬起來，揉著手肘，卻發現了床下一堆堆的紙箱子。K覺得箱子面熟，爬進床下，掀開來看，原來都是K推銷過的，又被L買走的牛奶。它們大多都變質了，散發著酸味，有些則已經開始發臭。它們連哭的氣力都沒有了，絕對想不到那麼快地離開了熱鬧的超市，卻埋藏在了這樣一個幽暗的地方，並且再也無法離開這裡，除非L突然想起它們，或者偶爾發覺這房間裡的牛奶味已不可再忍。

K不免為它們而悲傷起來，退著身子爬了出來。借著門縫裡電視機的一線光，她勉強看到了衣櫥，縮在那裡面她才睡得著，儘快睡著，也許就可以忘記這透明的大紅睡裙，忘記床上躺著的巨大米老鼠，忘記她搬進的這個家和搬進的這個事實。她拉開衣

櫥的門，摸索著，裡面掛的都是L的西服，K聞了聞，黑色的，卻是電腦筆記本的味道。她縮身鑽進了衣櫥，多少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如此就從一個衣櫥搬到另一個衣櫥吧，或者過幾天再買一個擺放進來。想著想著，她迷迷糊糊地看見一些流淌的光影，大致是在夢中。夢中有很多不同年齡的K，她們居住在衣櫥中，便也安靜下來，變得透明輕盈，紛紛走入那流淌的光和影中，沉浸下去，平躺著，只是睜大了眼睛，看光影碎片如流水般從身上淌過。也許她們中有誰哭了，但那淚水自然也是不得見的。此時此刻的K立在水中，像是在悼念著水中的不同階段的自己，而小學自然老師向她走過來，一步一步逼近又成了L的模樣，抓住K的左手腕，要切開，查看骨頭是否錯位。K掙脫不開他的手，不忍見血，於是掙扎著要醒過來。她說，醒來，就真的一顫身子，醒了過來，發現自己仍縮在黑洞洞的衣櫥裡。那個夢一下子變得很輕，像一隻濕羽毛的鴿子，羞愧地落在她的肩膀上。

K挪了挪身子，碰到一個硬物件，摸摸，似乎是本子。K不敢再睡，拿著本子又爬出衣櫥，發現L已不再打鼾，卻開始磨牙，是硬硬的卻不發光的牙齒摩擦出的聲音。K將房門又拉開一些，借著光發現這個黑皮本每一頁紙上都有日期，大概是L的日記，而內容卻是“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吱吱 吱吱吱……”，諸如此類。K小心翼翼地翻閱著，無論如何也看不懂這每一頁的白底黑字。L還在磨牙。

手機突然響起，K嚇了一跳，在黑暗中循聲去摸手機。

“新進的牛奶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有毒，你馬上回超市把所有的牛奶拿下架。”胖子老闆的聲音有點急促。

L翻了個身，終於醒過來，含糊地問道：“怎麼了？”

“牛奶含有……三什麼，我要馬上回超市一趟。”K將日記本輕輕踢到了床底下。

L嘟囔了一聲，聽不明晰，好像是“最重要的事，是把房間打掃得一塵不染。”他翻了個身，似乎又睡了過去。

K愣了片刻，輕手輕腳換上自己的衣裙，掩上門，走到客

廳。電視機螢幕已經是密密麻麻的沙啞灰點，而L的父親仍保持著先前的姿勢，陷在沙發裡，走到他面前一看，眼睛已經合上，已經睡著了。K拿著遙控器，啪嗒一聲關上電視，房間一下完全寂靜下來。再一回身，卻看見L的父親眼睛睜得大大的，直直的盯著她，還將枯柴般的手向她伸來：“我愛你，不准你喜歡別的女人，不然我做鬼也不放過你。”K驚叫一聲，甩開L父親的手，深吸一口氣，趕緊跑出L的家。高跟鞋踩在破舊的木地板上，發出吱吱的聲音，就像踩著了一隻隻垂死的老鼠。

鐵門終於咣當一聲關上了。而就在關門的那一刻，K看見米爾克敏捷地從門縫裡也擠身竄了出來，邁開四肢，迅速離開，白白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走廊的另一頭。它看都沒看K一眼。走廊還是黑乎乎地延長著。

K揚手招來了的士。大約已經是午夜了，城裡的看板發出炫目流轉的光，它們從不入睡，只是偶爾有些燈管終於精疲力竭了，勉強閃了幾下，嘖地一聲完全暗了，微微綻出幾滴小電花。夜晚，城中的人們遊走在這樣一條光影的河流中。牛奶有毒，那之前給米爾克喝的牛奶都是有毒的吧。雜貨店坍塌的那天，米爾克不是被壓死的，而是被牛奶毒死的吧。K有些不敢想下去了，她一直在餵米爾克喝有毒的牛奶麼，有毒的牛奶讓它一次又一次地消失……消失和死亡大概不一樣，K這回不想嘔吐了，眼淚大顆大顆地落下來。的士司機一直在問K要去哪裡，K張張嘴，不想回答，也幾乎說不出話來。司機不停地追問“你要去哪裡”，卻越問自己越焦慮，車也越開越快，他開始說起工作的艱辛生活的不易交警一直找碴老婆一直找他吵架而拿所有私房錢買的股票不斷往下跌……K累了，疲軟地倒在後座上，發著呆，看著向後飛的城市，還有那向後閃過的燈光，隔著灰黑的車窗，城市被壓得有點暗。這一天過得可真長啊。K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也找不到容身之處。就讓車一直開吧，等絮叨的司機不注意時，她就躲到車的後廂裡去，那大概會是一個好去處，還有一些汽車發動機的溫暖，容她做完一些最微小的夢，也許，也許吧，當她再從

車廂走出來時，便會面對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一切都是新的。舊事已過，一切都變新的了。如此，讓生活得以繼續，得以擁有繼續更新的可能，而米爾克是再也追不上這車的速度了。K合上了眼睛，睫毛上還沾了一些淚，顫抖地映著城的光。

王 喆

個人簡介：

王喆，命盤裡的太陽月亮金星土星冥王星全落在了天蠍。小說The Notebook的中文譯者，曾發表過若干散文、詩歌、童話和評論，現正攻讀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的哲學碩士學位，立志獻身學術事業，妄圖成為四有(有理論有創意有技術有德行)青年。



得獎感言：

影是美景卻有三刀。

這個獎的到來，很是意外驚喜，隨之而來的還有些重力有些壓力，因為對“文學”太認真吧。寫小說時已有些害羞地半遮半掩，待到要坦言“得獎感想”時就更是只會吞吞吐吐左躲右閃了。然而，唯一想要大聲說的是，非常感謝各位評委們，謝謝，謝謝。

本科讀比較文學專業，成天泡圖書館，書是一個書架接一個書架地看，讀得多了就不大敢正正經經地動手寫，只是望著大師們(魯迅、Kafka、Marquez、Borges、Calvino、Proust……)的項背嘖嘖不已，很愉快地渺小著。後來被影像迷得死去活來欲仙欲死，卻仍是望著大師們(楊德昌、侯孝賢、Godard、Kieslowski、Kubrick……)的項背嘖嘖不已。我記憶力並不好，虛和實全混雜在一起，卻也清楚自己的人生有一半是在虛構中獲得了實在的感悟。最終來到香港，宿舍的窗戶正對著筆架山，由是享有了一山的內心獨白，以及自己壘上去的絆腳石：那些虛虛實實的經歷，它們開始要求與我對話。是的，《寂生》中的很多片段其實已在腦海中飄來

蕩去很久了，有些還是活生生地從夢中摘取出來的。我還想起自己待過的很多城市，激情四溢的，燈火闌珊的，與世無爭的，忙碌逼仄的，驚鴻一瞥的……所有這些，開始像走馬燈一般旋轉起舞，最終模糊了各自的面目，化成了一匹粼粼的光與影，綿綿不絕地從明亮的走馬燈罩上淌下來，沒有聲音，絢麗又安靜。我被引誘著，寫下了《寂生》的開頭，給朋友看，朋友說他看好並希望這篇我能堅持寫下去(我曾寫過很多夭折的小說)，於是便繼續寫了下去。

有時，也不知體內那蠢蠢欲動的暗湧究竟是要將自己引向何方。

我正摧枯拉朽地變成一個老女人，過完今年本命，都不算是“15-24歲的青年”了，卻抓著這尾巴尖尖獲得了預期之外的獎項，真是得之我幸了。謝謝。